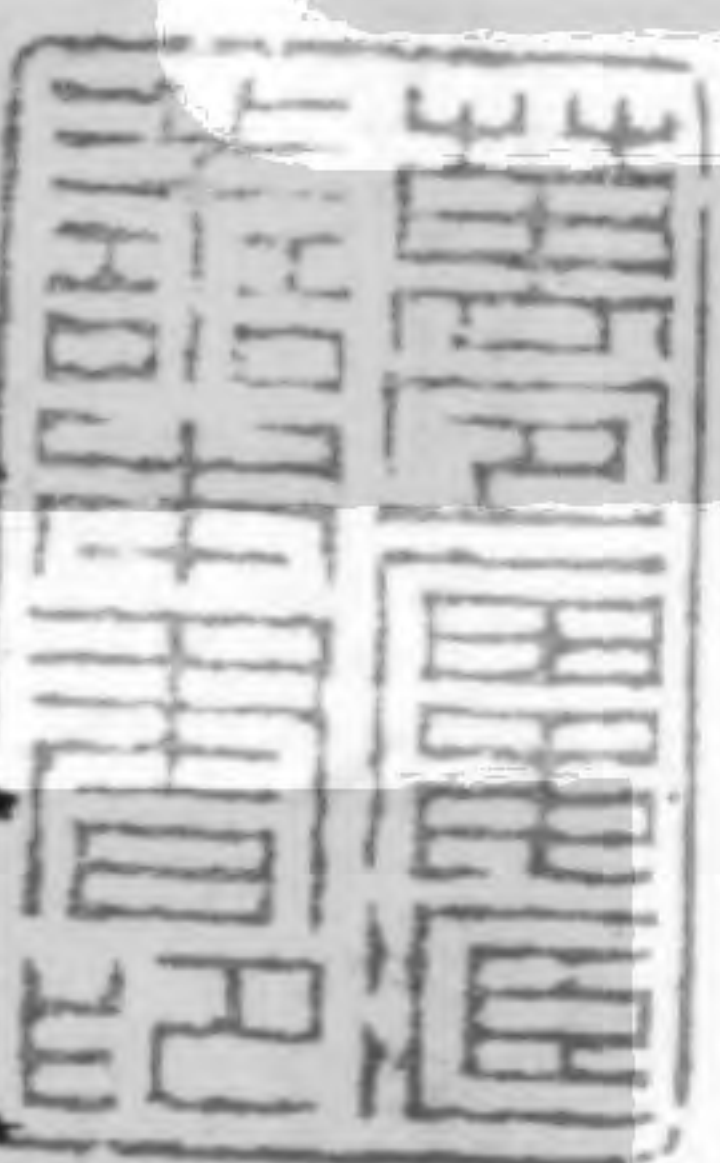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南唐書題辭



按陸游新脩南唐書止十五卷今合三紀得十

六卷又戚光音釋一卷而光注謂游亦不署名

以他書攷而知之不知劉仁贍傳論甚明更無

疑者何必他書死以陸視馬令書雖少十餘卷

而芟蕪稗穢折衷諸家殊得史氏家法如三五

直稱日記不必如馬以書字寓貶其列傳若宗

太后不許臨朝聽政六一賢后故以奔通道流

一子潛置歆先生傳宗齊立老而無子馬謂其
有窺竊之計因斫其鬣之大過周后謀伺馬書
全載後善傳馬不錄登高文陸以剪誅附文蓋
重友于戒佚思也孫忌死于使用馬有肉臺盤
子李元清不二心之臣馬有科歛子陸皆棄而
不載蓋重其節略其微也至名馬之所有如柴
克宏有陳果仁助陣潘佑是顏延之後身也絳
夢耿玉真後典同刑伍喬憲中人掌孫忌竭淮

南王庶事俱以怪誕蠲斥而馬之所無如劉仁
賤無夫人五日不食死江文蔚不載奏疏景遂
無和冀行鳩刁彥能無子衍孫約徐錯傳察察
數語陸皆考補無遺其他若申屠令堅之誓死
報國廖居素之立死井中李鄣延之不草降書
見殺段慶常之面諂契丹死虜中趙仁澤之不
拜吳越王張雄之滿門死難喬匡舜之極諫親
征張義方之力振紀綱歐陽廣之疏劾邊錡高

遠之料楚難守陳衰之十世同居此皆馬書所
無賴務觀以顯則馬之疎陋可見而陸之史筆
足貴矣沈士龍題
余始得馬令南唐書以為以可作酒後談資耳
及得陸游新修南唐書讀之乃知正史稗官迥
自絕未可以偽史忽之因以二書相較則馬
視陸書凡益徐溫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徐主
李章韋建孫魴康仁傑周彬夏寶松許賢顏詢

鄭元素姚景魯宗範馬文義許規張宣李德柔
褚仁規李德明李徽古邵拙舒雅劉茂忠孟賓
于潘賁羅穎立旭黃載湯悅張洎徐鉉木平和
尚李家明楊名高王感化彭利用應之小長老

南唐書目錄



蕭江書庫

貞介堂錄藏

卷一

本紀一

烈祖

卷二

本紀二

元宗

卷三

本紀三

後主

本紀四

卷四

列傳一

卷宗齊丘

卷五主

周宗

查文徽 好元道方

卷六

周本子鄴

何敬洙

張延翰

游簡言

卷七

徐玠

鍾令謨 李德明

史虛白

陳況

陳砥陶

卷毛 炳 酒禿

列傳一

列傳二

徐錯

邊鎬

列傳三

柴克宏

王會

馬仁裕

刁彥能 孫紉

列傳四

高審思

常晏錫

沈彬

陳曙

江慶孫

目錄二

目錄五

卷八

徐知證

徐遊

王彥儔

朱令贇

胡則

朱喬庄舜

卷九

劉彥貞

盧文進

李德誠子建勳

卷十

張義方

皇甫暉子繼勳

歐陽廣

卷十一

列傳五

徐知諤

王建封

朱匡業

王崇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睦

列傳六

高越 兄子遠

陳覺 李徵古

廖居素

列傳七

李金全

江文蔚

歐陽廣

列傳八

馮延巳弟延魯

孫忌

廖偃

彭師曷

卷十二

列傳九

孟堅

陳誨

韓熙載

朱元

卷十三

列傳十

劉仁贍

潘佑

李平

嚴續

卷十四

龔慎儀

郭廷謂

列傳十一

張彦卿

林仁肇

盧絳

蒯鼈

陳喬

陳吾起

卷十五

列傳十二

周惟簡

鄭彥華子文寶

李貽業

劉崇俊

劉洞

江為

汪召符

郭昭慶

伍喬

蕭儼

劉承勳

李元清

盧鄂

朱弼

王興

魏岑

卷十六

列傳十三

后妃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

後宮种氏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

國后小周氏

保儀黃氏

宮人流珠

諸王

楚王景遷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暹

燕王弼冀

慶王弼茂

韓王從善

鄧王從鎰

吉王從謙

清河郡公仲寓

岐王仲宣

卷十七

列傳十四

雜藝

吳廷紹

潘辰

李冠

某御厨

申漸高
李家明

方士

譚紫霄

史守冲
潘辰

耿先生

節義

段處常

趙仁澤

張興雄

陳褒

永興公主

余洪妻鄭氏

吳武媛

卷十八

列傳十五

浮屠

契丹

高麗

南唐書卷一



大清光緒十二年十二月
江標三十日書寫弟子江標
敬造長息像一區願圖不
敢嘗蠹魚不生永充供奉

烈祖本紀



宋陸游務觀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
奴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
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為徐州判司卒官回
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
舍時號李道者帝以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

于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帝及母劉氏
避地淮西至濠州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
密見而竒之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惡帝不以
為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
常吾度渥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
知誥帝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
甚至及長身七尺方顙隆準脩上短下語聲如
鍾精采鏗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溫有
疾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溫益愛之行密亦謂
溫曰知誥雋傑諸將子皆不逮也天祐六年六
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
治戰艦于昇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
年初定守令皆武夫專事軍旅帝獨褒廉吏課農
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
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丘王令

謀王翊主論議曾禹張洽孫飭徐融為賓客馬
仁裕周宗曹棕為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
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溫來觀喜其制度壯
麗徙治焉而以帝為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
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
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失衆宋齊丘納說曰知
訓旦莫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
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即日帥師入廣
陵定亂遂代知訓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
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上下
悅服吳王建國以帝為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
之政事僕射蔡剝亂之後曾未期歲紀綱憲度
粲然並舉溫雖遙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屬于
帝有徐玠者事溫為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揮
闔密說溫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它姓請更用
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

表未上而温疾亟遂止温卒知詢嗣為金陵節
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好使人誘之
來朝留為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
令出鎮金陵如温故事吳帝命開大元帥府置
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于我甲申即皇帝
位改吳天祚二年為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
月二日為仁壽節尊吳帝為高尚惠立弘古讓

皇帝上冊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温為太祖武
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為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
建勳皆為同平章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
都改尚書省為尚書都省東都尚書省為留守
院丙戌改齊明門為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為
江王知諤為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為弋農郡
公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

一等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
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吳公主為國君甲午立王
后宋氏為皇后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為廣德長
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荆南告卽位辛丑
追封吳歷陽公濠為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
戊申封子景通為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
衛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為崇德宮癸
丑改承宣院為宣徽院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
楊氏為順妃丁巳追封長子景遷為高平郡王
長女為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為清訟院立姪景
邁為晉陵郡公景遜為上饒郡公景遜為桂楊
郡公景逸為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為盛唐太和
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為吉王景
達為壽陽郡公以景遂為東都留守江都尹赴
東都已未陞東都海陵縣為泰州割鹽城泰興
如臯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置郊建康

五
從之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卽位乙亥
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為燕國君
謚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改曰定陵
追尊高祖以下皆為公主而稱宗配皆稱國君
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明德皇
后丙午有星孛北方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
賀甲子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卽位甲戌詔臣

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五世二月壬戌
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卽位夏五月讓皇
屢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
請戊午改潤州州治為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
勳克迎奉讓皇使己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鄧禹
謨來賀卽位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丁卯廣濟
倉災焚米二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庚辰日入
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甲申

南唐書 卷一
六
陸池州為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
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
為平章事八月戊寅陸洪州淵灘鎮為靖江縣
不隸州丁亥契丹使梅里祿盧古來聘冬十月
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使來朝貢
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駝橋十二
月辛丑讓皇妣詔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
素服舉哀是歲徙吳王璟為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
請帝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右丞相齊丘平章事
居詠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宗弼表請復姓甲
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丘等議宜如所請從
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
暉文武孝明皇帝不許詔曰廼者干戈相尋地
茅而不執桑殞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
有鄉風來婦者授之士田仍給復三歲二月乙

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己卯帝御興祥殿
 復姓為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居廡如始
 喪禮服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
 朝旦莫臨詔國事委宋齊丘惟軍旅以聞羣臣
 固諫詔以墨縗聽政帝初欲更名昂以犯文宗
 諱乃名晃或云朱全忠名也又更名坦御史王
 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名昇甲午月
 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禮事

帝蜀使來賀即位追尊高祖建王恪曰定宗孝
 靜皇帝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曰成宗
 孝平王配崔氏曰平貞妃祖志曰惠宗孝安王
 配盧氏曰安莊妃考榮曰廢宗孝德皇帝配劉
 氏曰德恭皇后庚午作南郊行宮千間夏四月
 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
 堯皇帝配庚上辛也大赦百官進位將士勞賜
 有差民三年執素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

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
稅詔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常惧弗類以羞高
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顧欲舉上尊號之禮
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戊子進封李德誠趙王
徐知證韓王知諤梁王辛亥進封景遂壽王景
達宣城王丙寅以齊王璟為諸道兵馬大元帥
丁未吳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
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于玄武湖西
熒惑犯月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
于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吳令並行甲寅歲
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于閏七月冬十月丁丑
御後樓閱戰馬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
月丁未頒中正曆、官陳承勛所撰也丙戌漢
人闍人來聘夏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
來降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

書令趙王李德誠卒秋八月立齊王璟為皇太子仍兼大元都錄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丁卯月掩歲星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癸巳朔日熒惑填歲星聚于南斗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內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曆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庚戌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

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已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兢質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于崇德宮故第也以廳事為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明殿為乾元殿英武殿為明光殿應乾殿為垂拱殿朝陽殿為福昌殿積慶宮為崇道宮西都崇英殿為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為昇元殿後為雍和殿興祥殿為昭德殿積慶殿為穆清殿

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博獨米人二石漢使都
 官郎中鄭翱閩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
 書楊巖來賀仁壽節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泰州刺史褚仁規五
 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詔曰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李建勳幸處台司且
 聯戚里靡循紀律敢瀆彝章其罷歸私第八月
 有星孛于天市長教尺七十日沒遣使振貸黃
 州旱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內遣使振
 恤安集之

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填星退行在臯閏
 月甲申朔改天長制置使為建武軍庫宿漢使
 虛延保來以癸巳閩使尚食使林弘嗣來聘都
 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二月己丑以
 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知尚書省事初齊丘累求
 聘政帝許中書視事又以西省事多委給事舍

人劇務多在尚書省又察知省事許之夏五月
 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六月
 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規來告哀廢朝
 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駟大
 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巳命州縣捕蝗瘞之庚
 辰熒惑犯房次將辛未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
 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嚴位九
 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

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
 悼焉三事大夫其為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典
 吾民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弼績漢使滕紹英吳
 越使者武衛大將軍蔣蟠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
 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于
 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
 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

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
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為戒帝生長兵間知民厭
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
常躡蒲履用鍤盆盞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
官婢裁數人服飾樸陋建國始卽金陵治所為
宮惟加鷓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元宗為太
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聞帝曰杉木固有
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年豐

樂兵食盈溢羣臣多請恢拓境土帝歎息曰吾
少在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
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吳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帑
藏甲兵幾尽將帥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帝一
切不聽遣使厚持金幣唁之仁厚恭儉務在養
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論曰昔馬元康胡恢皆嘗作南唐書自烈祖以
下元康謂之書恢謂之載記蘇丞相頌得恢書

而非之曰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綱要繫于
歲月属于時君秦莊襄王而上与項羽皆未嘗
有天下而史遷著于本紀范曄漢書又有皇后
紀以是質之言紀者不足以別正閏陳壽三國
志吳蜀不稱紀是又非可法者也蘇丞相之言
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為紀而
用史遷法總謂之南唐紀云

南唐書卷二

元宗本紀第二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
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幼工屬
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大將軍烈祖為齊
王立為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
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為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
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

交愛尚何待此烈祖為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
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呂下
臣民奉牋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
秘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太醫吳廷紹密遣人
告帝馳入宮侍疾于東閣是夕烈祖崩秘不
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
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殂己旬日帝猶
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衮
冕衣帝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
節是日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不待逾年遽改元
識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
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為皇太后立
妃鍾氏為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丘為太
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為侍中徙封
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閩使來

南唐書 二
吊祭升濠州為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逵為
齊王鄂王景達為燕王仍以景逵為諸道兵馬
元帥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
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邁為保寧王冬十
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
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
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
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

宋齊丘為鎮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為鎮南軍節度
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為鎮
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逵摠庶政惟樞密
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
烈祖尤愛景逵帝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
宋齊丘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
賈崇叩閣請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詢察

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卽位所委何人而頓與
臣下踈絕如此目嗚咽流涕帝感悟令坐賜食
遂收所下詔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自
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因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
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
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
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往覘建州
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為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
績于蓋竹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為福建道行營招
討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
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金陵拜羽林大將
軍升建州為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是
歲升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
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丘為太傅兼
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夏五月
以樞密使陳覺為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弘義入
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
王宗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淮南龜
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為
南州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
王景達為齊王拜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
冀為燕王副元帥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
史王建來歸契丹耶律德光以滅晉來告捷且
請會盟於境上帝不從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
請命使者如長安脩奉諸陵契丹亦不從二月
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
績諸營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馮

延魯餘將帥皆赦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魯還
 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五月帝聞
 契丹棄中原遁歸詔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以
 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聞漢入汴兵
 遂不出而金全猶不罷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
 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掃少微及長垣至八
 月壬辰乃沒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罷為
 鎮南軍節度使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九月漢護
 國軍節度使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軍
 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
 次沂州冬十一月退保海州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皇
 甫暉將軍張密蕭處贇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
 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亳州蒙城鎮將咸師
 朗等以歸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我

師度淮攻正陽敗績十二月泉州刺史劉從効
兄南州刺史從願殺刺史董思安據南州自稱
刺史我不能問因升泉州為清源軍以從効為
節度使

保大八年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
使二月福州遣謀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
越成卒亂殺李弘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
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

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于金陵秋七月歸馬
先進于吳越而求查文徽八月尚書郎周濬等
三人奔漢九月夢朗州節度使馬希萼表請師

詔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
練使何敬洙帥師浚之冬十月越歸查文徽十
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
州弒其君馬希廣楚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
人來歸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
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
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
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討淮南飢夏五月辛
未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
聲如雷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達執朗州節
度使馬光惠歸于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為朗
州留後來請命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

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
苗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漳州癸丑武昌節度使
劉仁贍帥周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郴
州陷之周克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
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陞洪州高安縣為筠州以清
江萬載上高三縣隸焉援克州之師敗績于沐
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

使來言曰吾賊臣背畔尔國助之豈長計哉且
使潁州郭瑒遺我壽州劉彥貞書其詞曰大周
潁州團練使郭瑒致書于淮南壽州節度使麾
下自古有國皆忌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吳
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以翰林學士江
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
夏六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飢流
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

州縣陂塘湮廢者皆脩復之于是力役暴興楚
州常州爲甚帝使親吏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
吉筠州民牛以往吏緣爲姦強奪民田爲屯田
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
訴冤者不可勝數知制詔徐鉉因奏事白之帝
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肯不食捍邊事有大利則
舉國排之奈何鉉又力陳其弊帝乃遣鉉行視
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規

欲榜之百姓感悅而帝左右交譖以爲擅作威
福帝大怒趣歸將沉之江中旣至怒少解流舒
州而白水塘等役亦賴以止

保大十一年春正月有大星貫于西北聲如雷
二月命吏部侍郎朱華知禮部貢舉自十一年
六月至于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鬻粥食餒
者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
契丹使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人也自是契

丹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
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
開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我遣將李穀王彥超
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
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
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
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

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
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為沿江巡撫使是
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帝親征劉彥貞與
周師戰于正陽敗績彥貞戰死二月周師兼道
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
姚鳳以歸壬戌有星孛于參芒東南指帝遣泗
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于周稱唐皇

帝奉書于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獻方物太弟
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已卯遣翰林學士
鍾謨大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
在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紋帛二千疋
及御衣犀帶茶葉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
軍請罷兵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魯
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
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于周遣園苑使尹廷範

護遷讓皇之族于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
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泰州刺史方納棄城
遯帝遣間使求援于契丹至淮北為周人所執
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
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周削
去帝號奉表請為外臣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
張延翰以城降于周刺史張紹遯還丁酉周師
陷舒州刺史周弘祚赴水死蘄州將李福殺知

州王承雋降于周戊戌天成軍使蔡暉自壽州
奔周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
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郭執團練使趙仁澤
燕王弘冀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壬子
大敗吳越兵于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
潤州弘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
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
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帝北還秋七月復東

都舒新光和滁州惟壽州之圍愈急冬十月周人害我行人孫晟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貸鍾謨以為耀州司馬是歲詔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帝親征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寨降周裨將時厚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我諸寨執邊鎬許文稹楊守忠

餘衆悉奔潰景達亦遯歸金陵是役也所喪四萬人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贍病革副使孫羽弇代仁贍署表降于周辛亥晝晦雨沙如霧夏四月周帝北還冬十一月周帝復親征十二月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丑周師攻陷泰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交泰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
壬辰周師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防禦使張彥
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
殆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質舉城降州天長
縣也三月大赦改元交泰以皇太弟景遂為天
策上將軍晉王立燕王弘冀為皇太子參治朝
政丁亥周帝次揚州辛卯遂至迎銜鎮壬辰耀
兵江口帝惧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

方物請傳位太子弘冀以國為附庸周帝始采
唐報回紇可汗故事答帝奎書稱皇帝致書敬
問江南國主帝遣閣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
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漢川
二縣在江北亦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
陵鹽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
周帝賜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太子
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犒軍及買宴夏

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
五年置進奏邸于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
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于太廟告廟之日金
陵大霧通夕不解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巳罷為
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為太子少
傅己酉周帝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
賜國主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
凡士卒俘于周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
冬十月甲午周帝歸我臣馮延魯許文稹邊鎬
周廷構國主皆不復用十一月己亥暴宋齊丘
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
徵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自盡齊丘明年正
月亦幽死

顯德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一當
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
之一九月丙午太子弘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

南唐書 十五
為南都南昌府

建隆元年春正月遣何莅誅鍾謨于饒州誅張
巒于宣州大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
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朝賀
于京師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于京師
貢藥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冬十
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求接不許十一
月丁未太祖平李重進國主遣右僕射嚴續犒

軍蔣國公從鎰戶部侍郎馮延魯朝貢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於南都立英王從嘉
為太子留金陵監國國主舟行旌麾仗衛六軍
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
于當塗至宋家洲暴風飄國主舟幾至北岸翌
日從官皆察輕舟奔問三月國主至南都太祖
以國主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
迫隘羣下皆思歸國主亦悔遷北望金陵鬱鬱

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花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塋西山累土數尺為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隕于南都庠申殂于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中萬壽殿告哀于京師且請追復帝號太祖許之

三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便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栖隱築館于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于紹罷而止然自以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至

于蹙國降號憂悔而殂悲夫

論曰元宗舉閩楚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晉
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國用既已弗支熟
視而不能出世以為恨予謂不然唐有江淮北
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且據長江
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昏亂一
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成南北之
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諸將失律貪
功輕舉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
行之者非也且陳覺馮延魯輩用師閩楚猶喪
敗若此若北鄉而爭天下與秦晉趙魏之師戰
于中原角一旦勝負其禍可勝言哉故予具論
其實如此後之覽者得以考觀焉

南唐書卷三

後主本紀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
 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穎豐穎駢齒一目重瞳
 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旤惟軍思經
 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從吳王以
 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建隆二年遂立為太子
 元宗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

之張洎主牋奏六月元宗殂太子嗣立于金陵
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赦境內尊鍾后曰聖
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為國后從信
王景暹為江王鄧王從善為韓王立第從鎰為
鄧王從讓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郡公從度為
昭平郡公從度景遷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
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
為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
魯于京師奉表陳罷位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
降詔秋九月太祖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吊祭冬
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罷位初元宗
雖臣于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
始易紫袍見使者作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
軍以教水戰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泉州節
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劾卒子紹鉉鉉自稱留

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懿推金陵副使
張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京
師太祖放降卒于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
中顏彝入貢京師

乾德元年春正月太祖遣使來賜羊馬橐駝三
月太祖出師平荆湖國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
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
國主即以洪進為節度使秋七月太祖詔國主
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
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十二月國主表乞罷詔
書不名之禮不從

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鑄錢每十錢以鑄錢六權
銅錢四而行其後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末
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
十七萬給命吏部侍郎脩國史韓熙載知貢舉
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鉉

履試舒稱等五人稱等不就國主乃自命詩賦
題以中書官蒞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太祖
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九月立子仲寓
為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十月甲辰仲寓卒
國后周氏已寢疾哀傷增草遂亦卒十一月太
祖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吊祭

乾德三年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為鎮海
軍節度使秋九月雨沙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

太祖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吊祭

乾德四年秋八月國主遣嚴慎儀持書使南漢
約與俱事中朝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
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詔對咨訪率
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宗
義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太祖賜米麥十

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

開寶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右僕射同平

章事殷崇羨罷為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滅南漢屯兵于

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

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

造戰艦數千艘在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思不

敢從

開寶五年春正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

教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

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文館樞密院為

光政院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

亦從改易以避中朝初金陵臺殿皆設鸛吻元

宗雖臣于周猶如故乾德後遇中朝使至則去

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降諸弟封王者
皆為公從善楚國從鎰江國從讓鄂國內史舍
人張似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
服學士張洎言似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覆遺不
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閏月癸巳太祖
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為泰寧軍節度使留京
師賜第汴陽坊示款召國主入朝也國主遣戶
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京師疾病
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國
主聞太祖欲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
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
上書切諫佑素典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
為事皆由平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
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祖遣

閣門使梁迥來使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荅九月下邳復遣知制誥李穆為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圜丘思典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奠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太祖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瑋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閣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國主遣江團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為守備閏十月王師拔池州國主于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

國主遺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
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
王表其書于朝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駟
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
水及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國主以軍
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
刁衍為內殿傳詔而邊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瑀
等輒屏不以聞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

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
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出一卒號生軍新置產
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
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
官閱試之勝者給采帛銀椀皆籍姓名至是尽
取為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壻號義勇軍募豪
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
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為卒號都門軍民間又

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為甲農器為兵者號白甲
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
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
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
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等出五車色白長五
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王師及
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吳越遂會王師

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
難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為棧長百餘丈大艦容
千人令贇所築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
斷采石浮橋至皖口與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
適北風反焰自焚我軍大潰令贇及戰權都虞
候王暉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益危感王師百
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
者相枕籍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

守祭祀皆不報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乙未
城陷將軍高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
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蕡朝服坐于家亂兵
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內史侍郎陳喬請
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
崇義等肉袒降于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
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卽位
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
殂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
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後主天資純孝
事元宗尽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
屬保太軍興之後國削執弱帑庾空竭專以愛
民為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
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
糾過許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
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獵于青山還

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
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囚圜非車駕所宜臨幸請
罰內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
殂問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崇捨
廟度僧尼不可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
以故頗廢政事又置澄心堂于內苑引能文士
及徐元機元榆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
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降御札移易

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
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
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
之人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浮屠室聽沙門德
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
周惟簡為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
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夕而張
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

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子圍城中放進士
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為大抵類此故
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南唐書卷四

宋齊丘列傳

宋齊丘字子嵩世為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
兵高駢表傳為洪州節度使以傳副之卒官回
家洪州齊丘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
烈祖為昇州刺史齊丘因騎將姚克瞻得見暇
日倍燕游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艸如去
惡松無時衰蒲柳先秋落烈祖奇其志待之以

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常參秘畫因說
烈祖講典禮明賞罰興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
烈祖為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徹之獨與齊
丘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
爐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為字旋即平
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丘資躁褊
或議不合則拂衣竟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獨
惡其為人每欲進拔輒不果浮沉下僚十餘年

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諸子執國政烈祖
聳之亟欲自請出鎮齊丘請徐之俄而義祖殂
自殿直軍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
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為相齊丘自以資
望尚淺或不為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
入九華山累啟求致仕不許時元宗已為大將
軍烈祖以吳主命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丘
託不得已而起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

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丘左右之
初烈祖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主謙
恭無失德烈祖懼群情未協欲待嗣君與齊丘
議令已而都押衙周宗揣微指諸急至都以禪
代事告齊丘齊丘默計大議本自己出今若遽
行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
使手書切諫以為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
請新宗以謝國人烈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

財黜宗為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極言
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丘由是頗見
疎忌苗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送
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園給之俄而齊國建
猶以勲舊為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
廣陵持吳帝詔來行傳禪齊丘謂德誠子建勳
曰尊公吳室先勳今日掃地矣獨稱疾臥家不
預勸進烈祖既受禪徐玠為侍中李建勳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嘗夜燕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悅因出齊丘諷止勸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象者齊丘頓首謝自是為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為公侯絕吳太子璉婚久之表言備位丞相不當

不聞國政又自陳為人所間烈祖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尔孤豈忘舊臣者命吳王璟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寢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典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律德光遣使來齊丘陰謀間契丹使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丘

親吏夏昌圖盜庫金數百萬持判傳輕典烈祖命斬昌圖齊丘慙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日召與宴飲齊丘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寔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游客干朕今為三公足矣齊丘詞色愈厲曰臣為游客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頗悔明日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為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卽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之客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為才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丘時人謂之五鬼相与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于元宗而岑覺又更相

攻於是出齊立為鎮海軍節度使齊立怏怏力
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
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
遂摠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
得見國人大駭齊立自九華上疏極論不可會
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立先帝勛舊
不宜久弃山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
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
號國老奉朝請然不預得政益輕財好客識典
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論李弼羨入朝覺
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
齊立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齊立方且怒
韓熙載議其黨典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
周侵淮北起齊立為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
進封楚國公共謀難齊立固讓仍為太保建議
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

能測虛實執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饒道阻彼
 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度可無大
 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
 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弃所得淮南地北歸議
 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丘乃謂擊
 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為德由是周兵皆聚
 于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
 時陳覺李徽古同為樞密副使皆齊丘之黨躁
 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為羣臣所容
 若齊丘專大柄則可以無患覺乃察間言宋公
 造國于艱危如此陛下宜以國事一委宗公元
 宗意謀出齊丘大銜之會鍾謨使還魯周以為
 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為報仇
 屢陳齊丘藥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眾謀不
 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羨舛詔曰惡莫甚于無君
 罪莫深於賣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

命穴墻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謚醜繆覺微古
皆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丘為厲叱之不退
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
齊丘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若謂窺伺謀篡竊
則過也特好權利尚詭譎造虐譽植朋黨矜功
忌能飾詐護非富貴滿溢猶不知思狃于要君
闇于知人釁隙遂成蒙大惡以死悲夫
論曰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

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
取江南故齊丘以反間死方五代之際天下分
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于深山大澤之間以
不任為得而馮道有重名于中原齊丘擅衆望
于江表觀其人可以知其時之治亂矣周師之
犯淮南齊丘實預議論雖元宗不尽用然使展
尽其籌策亦非能決勝保境者且世宗豈畏齊
丘機變而間之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齊丘

南唐書卷五
八
殺之故其黨附會為此說非其寔也余論序齊
立事尽黜當時愛憎之論而錄其寔覽者得詳

焉

南唐書卷五

周徐查邊列傳

周宗字君大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為給
使閑子擯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
端敏可仗恩願日治烈祖鎮金陵為都押衙時
用宋齊立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為宮馬
步都虞候蔡弘業為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于
古臺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

二千四百問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請問曰若主上西遷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聞矣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論齊立始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論齊立齊立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典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思後數日齊立馳至金陵為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為池州副使玠又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烈祖受禪宗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為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丘馬仁裕宴于崇英院歡燕道舊為樂他將相莫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

澹然畏遠權勢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
丘黨雖日讒之不能害久之乃罷為江州節度
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宗及馬仁裕皆
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蹭蹬猶為
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
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
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小戶令
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厚

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為摺襪
頭脚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
仕歸金陵馮延魯代為留守會周師陷廣陵延
魯自髡而逃見執于周人束縛桎梏僅得免死
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為異俄而宗病卒年七
十餘宋齊丘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
大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聳之不平宗二
女皆為後主后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
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
休來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詞卽
召見命視艸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
玄暉辟為其佐延休弃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
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二子鉉
鍇遂家廣陵鍇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
及鍇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詞典鉉齊名昇元中

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鍇恥之
杜門不求仕進鉉典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鍇
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于烈祖未及用而烈
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
室時殷崇羨為學士艸軍書用事謬誤鍇竊議
之崇羨方得君誣奏鍇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
餘召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
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為巡撫使重忤權要以

祕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為雲部
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
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
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錯
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
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
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
錯頗快快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錯所為

錯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錯意也歸以告
鉉鉉歎息曰汝痴絕乃為教閣歌換中書舍人
乎錯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為
之序士以為榮錯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
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
知者以訪錯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
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
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

于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錯力居多後
主嘗歎曰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
憂哉李穆來使見錯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
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
曰多難當先才錯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陸
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
錯憂憤鬱不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為俘虜
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

曰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職口歲時
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錯卒逾年江南見討
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

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
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
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
夕盜入其家尽取去文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
久之盜敗于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

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
丘亦稱薦之徐知諤領浙西以文徽為其判官
或獻玉盃知諤喜酌以錢百萬趣開宴出盃行
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
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樞密副使閩主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
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義為其下所殺推
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

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
里巷少嘗為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
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
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于成功
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
為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
道迎我師行次葢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
州皆歸延政恐思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為別將

屯邵武延政罷破之獲循斬于建州軍聲大挫
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
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
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
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置
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由是
文徽益自用時李弼彖挾吳越兵據福州偽遣
謀來告福州亂文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

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
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弼彖陽遣卒數
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徑入其
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
人元宗遣使歸馬先進于吳越而求文徽吳越
王遣還將發為置酒遇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
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頃珠色變黑醫
曰疾不可為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

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事後主為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讓掌書記從讓朝京師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讓於館多遜奕棋次顧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

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太祖聞元方所為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道從兄陶及事後主國亡入朝仕至祕書少監知客刑院典道尤極友愛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尽力收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典族人以少長為先後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

貧而查氏至今為海陵望族許國嘗其皆後也
邊鎬金陵人少事烈祖為通事舍人以通敏稱
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於
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當事我遇
賢往視之會州境群盜起各擁眾數百無所統
相與禱於神又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
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巖虔州節度使賈浩
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眾十餘萬元
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為
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密有謀鎬引典定計
刊木開道巖白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復
降語賊眾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
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
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為督營招討洪撫饒信歙
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眾終數千戰
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

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為背水陣文徽使騎繚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為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于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彬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彬州鎬憇南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為道州刺史張巒權知全州然湖湘之憂寔不在南漢也自馬氏廢立以來帑藏空竭土地既歸我馮延巳為相矜平楚之功不欲取費于國專拊斂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日飯沙門希福紀綱頽弛不之問初成師朗來

歸以其所部為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于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困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州燒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閏勝負未決鎬命吹角亂兵少以為將旦亟斬關奔朗州尽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以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進遠周行逢來攻鎬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傾意信之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棄城出奔列城皆潰尽喪楚地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景達為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為大將戰敗被執世宗命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元宗割淮南地請盟世宗乃歸鎬卒于金陵

南唐書卷六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墓宿松即墓為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羈負有勇力嘗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推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鏡炮其創食飲言笑自如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

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屯象牙潭楚人
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
謀可將者列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蘄州
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
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
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
卒七千晨夜兼行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
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為全諷聲援尔今先敗全

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
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趣吉州刺史
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
定本之初至也即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
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如此本曰賊衆
加我十倍使我兵如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
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
用為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瑋據衢州歸款越人

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兵不
動本遂以璋還禪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
急請擊之本不可越人蹶我軍至中道宿夜半
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于旁越人果急追伏
發前後夾擊盡殲其衆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
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為雄武
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大尉
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

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
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
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群臣勸進本已昏
老其子祚思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
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
吳宗室臨川王濠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
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即欲出見之祚固
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

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濠告之濠遂誅克本愧
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
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為子孫計本曰吾
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
太常言準令廢朝五日烈祖以本舊將命有司
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為汾陽王郭子儀廢
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鹵簿子鄴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為信州

刺史略地至建州道經險阨被圍垂困鄴躍馬
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思潰去事
烈祖典親軍出為滁州刺史暴猛戾常蓄飛
揚之志烈祖以本故優容之嘗歷陽公楊濠被
執歎憤逾月国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卒後仕
至廬州節度使昇元六年卒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
宏以父仕為郎將嘗為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墜

皆埋圮不治吏云自田頌王茂章李遇相繼叛
無敢為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
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罷歸
為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
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
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群臣多為大言以迎合主
意克弘獨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為知兵
以故不遷久之出為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

越伺間來寇克宏乃請効死行陣元宗嘉之授
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
救常州精兵悉往江北克宏所將財贏卒數千
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于徵
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
給乃此等微古慢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
狂生不足與較是非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
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

之燕王弼翼獨以為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尔何為者必錢氏所遣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于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中莫

不痛惜謚威烈或云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為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孛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為言云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不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通焉顧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

命何不敢之有奪硯擲石塔上碎之翌旦簡視
事退聿硯毀詰主者具臣實對郎命擒至皆謂
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與旬日簡謂已
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亦隨至
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
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錢九拜于前拜
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
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

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為軍校
簡卒事烈祖為裨將進天威軍罷虞候建州之
役為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
討敬洙堅謂闔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
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諸將然以
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
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
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為經畫民不知勞坐廳事

典賓佐譚謙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剖折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進逵領所部州師入江南境進逵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立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

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逵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給全俸第門列戟乾德二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命樞密使中書侍郎朱鞏持節冊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

南唐書 八
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于地
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歿中復捧壺立色
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
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為百勝軍節度
使虔州典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
燕勞問遣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
元五年卒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任為陝

州司馬從父慎思擢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
以北方將亂歆避地江淮以全家祀慎思是其
言慨然遣之入吳為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
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為江州觀察巡
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為侍御史判臺事
張宣為左衛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強豪屏
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已
才感慨自歎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

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為精覈稱職
兼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為奸利元宗輔政謂
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
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時望歸重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時年財五十餘人猶以為柄用晚
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為國器方一意
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于道卒
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
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
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
祖為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
率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以
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大將
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為以寬簡
廣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于鎮初烈祖左右

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仁裕兩人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長者獨退然安于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卒年六十三謚曰庄

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戶曹叅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為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

士禮部侍郎貞介獨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為鄂州林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挾私忿謗譏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于錢唐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吳越王怒扶其口至耳方議遣

使詰責吳越群臣畏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
簡言不辭見其子孫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
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
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
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
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
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
或以事請托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

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
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

刁彥能字德明上素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
能少孤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
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
家人扶其母俟于道左彥能乞告茂章曰彥能
有老母在此不能捨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
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

劔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
衆信之稍定羨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
知訓于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
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
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
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
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而伏劔
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
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
諫摘語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
使追殺之及于途舉刀示先主乃還以不及告
及知訓死羨祖見彥能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
于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爲環衛遷至天威
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
被害彥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
宗嗣立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州文徙建州留

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
有治稱好作詩嘗與李建勳相答贈建勳因燕
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
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時貴宴飲或蓬首裸
袒彥能在坐則昏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
衍事後主為秘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擢
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國亡入朝仕至兵部郎
中直祕閣崇文院檢討淳淡夷粹恬于仕進暇
日鼓琴圍碁不交人事衍孫約亦名士久在三
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塢王安石蘇軾皆尊愛
之

南唐書卷七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帥崔洪為軍吏洪避朱

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回得事吳累居右

職師出江西為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

初為小校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狠不治烈祖輔

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以為副使遂見

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典嚴可求言烈

南唐書 一
祖疎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羨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為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于烈祖烈祖亦遂愛之尽忘前事鎮金陵以為行軍司馬典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叅代吳祕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為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為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矣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丁價市丹砂惡者治丹人以為笑保太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劉信平處州有功為人重厚沉默烈祖愛之用為神武統軍出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守堅城何太懼耶審思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為之備及保太末周人

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劉仁贍善守亦審思之遺績也卒於鎮年七十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諡曰忠初術者恚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有如此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李德明失其家世鄉里保大中俱為尚書郎敏于占對元宗愛之

而天資皆浮躁沾沾自銜反覆險巇朝士側目號為鍾李時魏岑已斥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典岑若不同至為惡則合若符券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擢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歷詆之請選用正人元宗大怒謂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謨德明自謂君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別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它

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若謨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大理院學士元宗雅稱兩人有詞辨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州城下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前知其款以口舌游說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于它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何禮也今人比朕六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其不知朕也歸語若

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尽取江北地不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旦莫且下乃曰寡君未能知大國兵力乃尔願寬臣數日之誅歸國取表尽獻江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諂讓陵肆國人已不堪而

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宗惡其言
宋齊立力詆割地為亡益陳覺言德明賣國以
悅敵不可赦德明佻薄語多過寔知割地之說
不行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益怒遂斬德
明于都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及孫忌
之死也謨亦在台中得不死貶為耀州司馬及
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謨至
京師授衛尉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于元宗
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為世宗聽其言江左可
籍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
厚以為禮部侍郎判尚書省而三省之事靡不
預之勢焰赫然宋齊立陳覺李徵古之死皆由
其計又白請雪德明之罪贈光祿卿謚曰忠太
子弼冀叅摠庶政謨薦其客閭式為司議郎百
司關啟必由之俄而世宗崩謨自揆無所恃頗
若有失元宗覺之亦寢薄初李德明被誅唐鎬

預其事至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
謨面詰其狀鎬愈思信州刺史張巒入為天威
軍都虞候謨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
又嘗請使巒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庶得之因密
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制朝廷今與典兵
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謨
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
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
厚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
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指乃
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
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
乘驛而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皆
悽愴巒出為宣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聞
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卿昔
與孫忌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

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謨有女感家禍不嫁為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師建洞真宮名守一為道職云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父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為左右所

請遂來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為大理司直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掌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曰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失夢錫尽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

諒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為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丘黨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丘出鎮召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為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于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為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為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獨為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于元宗求為長史拜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為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巳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為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為學士交泰元年方典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財逾月齊丘黨與敗元宗嘆曰夢錫平生欲去齊丘恨不使見

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
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于人剛褊少怒每
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丘輩元宗辯博
曲為解釋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
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為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
之及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為
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
今日自為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
輒暗嗚大咤驚其座人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
既沒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訾也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
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
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
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碁博戲酒數
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
紙口書筆不停輟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

客驚服虛白數為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
豐阜兵食俱足常長駟以定大業母失事機為
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
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
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
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
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
知國家大計賜宴保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
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
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
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
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
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
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
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
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卒年六

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尽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于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温天聖中仕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雲陽山好神僊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典元宗遊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

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毋拜厚賜粟帛呂其子為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槨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

南唐書 十一
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路宿多在玉笥浮雲
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況閩人性夷澹隱于廬山四十年衣食之絕
不以動心苦思于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
宗聞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
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
服紬織衣三十事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
于山中年七十餘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于蘄
州山中鄉人同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
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
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典蛇虎雜
居不設牕戶而雪滿室亦自若人有察其出往
關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
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
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
祖自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麟鳳
國家自遺之耳保大未有星孛于參芒指東南
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
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尽言以其
素嗜鮓乃使人偽言賣鮓至門陶果出啗鮓喜
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
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

晏駕西山產霧藥陶與妻日刷而餌之不知所
終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了結被褐與老嫗
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對飲唱既醉歌舞道
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
如賣藥沽美酒婦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為陶夫
婦云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烈祖輔吳表為秘書郎
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于

治民求為縣令方是時士之客于烈祖者率以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以為不情不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趨走庭下矣曰此素志矣庸何傷乃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令常治事于此鬼神有祠席丘壑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歛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尽孝早莫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為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歛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為諸生講得錢卽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瞑目呵

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挽予睡後彼
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
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
焉酒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群書善
講說而晚略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
行一品資金帛甚厚立寂卽日尽送酒家日夜
剽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
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

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南唐書卷第七

南唐書卷八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

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

使烈祖初尊義祖為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

氏與李氏同知證王江改王規元宗嗣位尤見

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為壽知證亦以

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亦為節鎮代知詢為
金陵尹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
令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
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
平可用為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
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為場連虎皮為大幄號虎
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尽碎如飛
蝶知諤憇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客曰人
生七十為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
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言廢
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視朝者七日歛以衮
冕及上方秘器謚曰懷十子皆貴顯國中所著
文賦歌詩十卷號閤中集
徐遊知誨子也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
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兄汝南郡公

南唐書 二
遼尤親厚出入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
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為首後
主嗣位好為文章遊復以能屬文見昵封文安
郡公燕飲則流連酌咏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
不避也昭惠后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
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閣狎客之風閣居講論
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聞對或遊有疑
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荅之君臣相
矜至國亡不悟也遊有巧思歌器之制久不傳
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
蘇易簡為學士得之暇日試於玉堂太宗皇帝
聞而取視之歎賞不已方金陵之將亡也徐
鍇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鏡從取已及兄鉉并遊
同納從中箴之鍇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鍇
遊皆以疾卒云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

取建州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
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怒曰豕縱火
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
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
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
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
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已不相應接偏裨
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
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
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
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
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思其作亂召為天
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
無復顧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
德明用事怵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
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

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未幾岑見冲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云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拔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

壯士尽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思有佞黨為變願公亟號令以安眾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于六人者冀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于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于是務為恭

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為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劔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

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授為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為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縛多竊發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

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罷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于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趨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王師兵已圍金陵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典諸將謀曰今為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饌奈何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乃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典戰棹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為大棧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

江水涸舟楫艱阻王師得設備比至虎蹲洲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王師舟小聚攻之令贇以火油縱燒王師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赴火死糧米戈甲俱焚無子遺烟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于亡是時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贇則非也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令贇繼勳既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死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中雖天威臨之豈易遽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遷尚烈祖妹廣德公主歷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尚氣喜訟

南唐書 八
以先止為怯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
貸訟為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
又涉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
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
曠在武昌方閱騎士于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
壞齧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使令及
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
政賜書褒之加中書令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為江州指揮使金陵
陷曹彬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
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憤形
于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
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偽不可知則更不忠
欲污吾州尔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
帥同列宗德明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愆逃簷
甍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為刺史號令肅然莫敢

不聽則嘗為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
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為堅壁死守
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
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
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切責督戰會則
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
退翰軍尤多死則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
罪對曰犬吠非其主尔何怪也即昇置木驢上
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狗并殺宋德明而隳
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霽被命知
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于
霽霽按誅軍士翰因嫉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
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太
祖薄霽罪役知饒州民家貨貨鉅萬翰悉取之
初太祖嘗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
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
為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于壽春
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吉州
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
人臣所能名乃改為少亦為羣盜會赦書募盜
為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湔洗乃詐亡命
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為內
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
有謀且據岩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為得
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
潰積功為吉州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為吉
州刺史茂忠為袁州刺史金陵破後主歸京師
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
年令堅寐則夢與人聞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
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于帳中
者踰嘗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

州縣軍興科歛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衆人德之入朝每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于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叅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即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死茂忠還朝病金瘡卒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開國宗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而匡舜真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典匡舜奏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

大梁太祖受周禪昭符乃更名後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

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為笑曰
置不問然昭符常往來金陵嘗後主數貢奉帑
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
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
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
來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于太祖曰
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即不得調卒
初名匡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終

程